

明內廷規制考
歷代銓政要略
歷代銓選志



歷代銓選志

袁定遠訂編

中華書局

歷代銓選志

清吏部文選司郎中袁定遠訂編

唐虞三代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選賢任能。所以致太平而發頌聲者也。唐虞之世。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天工寅亮。未聞其更禹而明刑。易皋陶而治水。遷稷而典禮。易夔而敷教。蓋各名一官。各辨一體。以盡其才。而世守其業。故上不致枉其才。而下亦不致負其職。用之者。惟知明日達聰。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位之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究績之成否。而不以事之勞逸爲美惡。若皋陶知人。官人之謨。則又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宣嚴於邦家。翕受敷施。所由贊襄於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于成周。莫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禹以之顯俊。則宅乃事。宅乃準。而官與人相待。君道從此而昭明。湯以不盤。則用三有宅。克卽宅。稱三有俊。克卽俊。而實與名相符。功德從此而懋著。文以之敬事。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罔有兼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所由克宅厥心。以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而克俊有德。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容德率謀從。而所以立政。惟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於是近而侍御。內而都邑。外而候甸。遠而夷徼。盧烝。皆得其人。周道所以日隆。

也。迨周公相成王，董正治官，立六典，建三百六十屬，悉統於太宰，而以馭羣臣，則有八柄。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作勸勉，則有六敘。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治。當其時，數於司徒。士造于樂正，官辨于司馬，版掌于司士。其始也，掄材度德，不遘進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官方無僥倖之徑。其既也，謹方馭柄，不苟容也。司士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而朝廷鮮冒濫之失。士亦不得懷餘力于心，進亦不負兼官之責于君。衆正效能而萬幾理，羣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周衰，用人不令而政亂，小人援親黨以相左右。于是節彼霜之刺興，北山雨無正之詩作。任官之制紊，而周道蕩然矣。及齊桓公圖霸，任管仲爲相，仲立五鄉之長，五屬之大夫，使各退而修德進賢。正月之朝，公親命之，鄉屬之賢，公親見之。凡役于官者，令官長期而書代以告。曾文公始莅政，屬百官賦職任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數，昭舊族，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于是胥藉狐笮，繼卻之屬，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焉。獨至秦用商鞅爲政，務於富強，舉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爲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

明尊卑得秩等級。各以差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然究使其俗急首功而棄禮義。于賞罰利。冒上凌等。其弊可勝救哉。

兩漢

漢興定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又調僚屬及部民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于王廷。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間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于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至于郡縣首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爲御史大夫。初高惠之時。疏節闊口。視成周忱恂之制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賦者。俱不得推擇爲吏。而宏易簡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爲多循。武帝卽位。董仲舒對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帥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之功。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而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是以有司竭力窮志。務盡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賈亂。賢不肯混淆。未得其真。臣恐以爲無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肯異處矣。于是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而羣士嚮慕。異人竝出。卜式拔于芻牧。宏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敵。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儔也。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倪

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筭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雖然帝誅罰深必、士罕能自全。又其時外事征伐、內闕用度、人物者補貽、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已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其後賦稅既竭、猶不足供戰士、乃置買武功爵、吏道雖面多端、雖招尊賢、良文學方正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法令慘急、俗驚功利云。至宣帝勵精圖治、綜覈名實、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正訟理也。與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每拜刺史、首相必親見咨問、又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以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而侍中尙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加賞賜、官得其才、位必久安。漢世良吏盛于此時、職是故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成帝建始二年、始制常侍、曹尙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尙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嗣統、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以爲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大抵漢時未立資格、而資格甚嚴、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至于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者不遷、此其大

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爲尙書。次者爲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至二歲。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爲郎中。文學掌故。郡屬備員。此其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試守一歲。然後爲眞。則稱號有常格矣。有市藉者不得爲官。入材爲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常格矣。然其閒遷轉。唯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爲升降。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爲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若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又何其遷之甚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一出于上。固未始有資格之拘也。用人惟視才績而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勇猛材武進者。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律法進。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爲內史。後爲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爲卒吏。後爲均輸。皆掌財也。雖其始有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固未始有流品之格也。第至于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孔光免丞相爲博山侯。久之復爲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復爲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爲他官。彼常執天子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之與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武帝始用儒者爲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之良法矣。而其後亦唯意所用。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蓋有激而云。

然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祕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爲郎也。使其陞遷。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不分何害哉。後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于郡國屬功曹。于公府屬東西曹。于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此。其所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過即見斥逐。交易紛擾。百姓不甯。朱浮疏言。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顛覆。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國家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願游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代易頗簡焉。十二年詔舊制。光祿勳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明帝永光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貢舉率非次。尚閭閻。而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浸疏。韋彪諫。以爲天下樞要。在于尚書。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賢名者。專心向公。奉職周密。尋至順帝陽嘉初。宦倖用事。引援子弟。吏事日非。李固曰。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進者惟利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廣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者。必荷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刁薄之俗未革。宜密擇其人。以毗聖政。招廣羣儒。罷退宦官。則升平可致。帝覽其對。多所納用。朝廷爲之肅然。久之。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于是選舉清平。多得其人。乃一時英能承風。倭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宏深。黃瓊。胡廣之政職練達。桓

馬、揚、厚以儒學進。崔瓊、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蒨、龔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襲、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于茲盛焉。及孝溫之時，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多出其門。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于是大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千餘人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久之，帝倖南陽，左右通奸利，多特敕除拜。又古賣官錢各有差，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自關中侯虎賁羽林皆入錢。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列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帝欲以楊績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績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此而已。」劉陶爲京兆尹，列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之才，特原其罪，嗟乎！銓衡不平，則輕重錯繆，斗斛不平，則多少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乃望其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

魏晉

魏初，毛玠與崔炎竝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節廉自勵。時有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人人如玠，風俗之易何難。和洽言于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位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卽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歲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

處中庸爲可繼也。乃從一概難堪之行以御殊途。勉而爲之。必至疲瘁。古之大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乃令禁之。勢稍衰止。魏文帝時。吏部尙書陳羣。以選用不盡人材。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俾護軍主之。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朴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貌。敗俗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業。國事不以孝弟清修爲首。而以趨勢游利爲先。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此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帝曰。善。詔郎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華不務實者。罷之。會詔以侍中盧毓爲尙書吏部。尋詔曰。選舉無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慕善畏教。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疾也。臣愚既不足得異人。但當循名按實。徐有以驗其後耳。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或問之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爲善。是才不中器。與不才同。故所舉皆一時名德焉。晉興。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則有吏部尙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實世籍。乃行。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制漸壞。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無復銓衡之實。尙書劉毅以爲今立中正。定九品。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慢主罔時。實爲亂源。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亦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則華競自

息各求于己。又宜彈去羈，使朝臣共相舉任。帝雖善之，而皆不能用。是時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所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任意輕重，或出譖言，而濤行自若。一年之後，衆情始服。嗣是任選十有餘年，其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罷，王戎爲吏部，戎始爲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拔用。然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世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及劉頤爲吏部，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不遷。遷時仕者務速進，故尼不行。至惠帝之後，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援，有如互市。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名器之濫，一至於此。及三王起義，又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元帝時，陳顗典法，吳二曹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自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者，遂相波扇，乃至凌遲。今宜張明賞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盛治可期耳。然俗弊已久，終不能革。簡文帝時，衆言漸多，而遷徙每速。王彪之曰：得賢之道，在于莅任；莅任之道，在于能久。天下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得不賢鄙共進。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選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而領之，或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因黜陟而彰。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然士風趨競，禮教

陵選，大人溺于成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哉。

唐

唐制，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尙書侍郎分主之，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以十月會于省，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爲聯，京官五人保之，如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僞，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業錯，隱倖者，取放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畱，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藍綬。未選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人等，甚拙者，謂之藍綬。未選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受官。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隨制以十一月爲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註擬，從之。」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高宗總章二年，少長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爲八等。其後員外郎張仁禕又造樣銓歷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入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僞主符告而矯爲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假手，多非其實。至武后時，天官侍郎魏元同請復古辟舉之法，不報。長安二年，舉人授拾遺，補

闕、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試官之起自此始。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于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韋氏敗，始以宋璟爲吏部尙書，姚元之爲兵部尙書，悉奏罷斜封官。量闕置人。雖資高者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尙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分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等罷。又盡復斜封別勅官。元宗卽位，勵精爲治，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殿觀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勅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戶部侍郎于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蘇頲等分主之。吳兢諫曰：「易稱君子之思，不出其位。言侵官也。奈何以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帝悟，遂復以三銓還有司。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尙書，始作循資格。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于是淹滯不收者皆便之。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之。又銓選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揚國忠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于都堂，注唱以誇神速。由是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銓法益濫。德宗時，試太常寺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辟祿，其失之者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請令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敕，兵吏二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倭佐之屬，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四方。」

結奏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遠聽遐視。罪其私冒。不任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矣。天子雖嘉其言。然重于改作。不能用。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因得以爲奸利。士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爲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爲常。是時士人大率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復定考選之格。著爲令甲焉。按唐之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早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卽任士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卽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

宋

宋設官分職。其入仕有貢舉。奏廢。攝署。流外。從軍。凡五等。而其選人自京府。畱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令錄。簿尉。凡七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之職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吏部。于吏部有四選之法。以審官東院爲尙書左選。文臣之升朝者歸焉。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初仕幕職州縣官歸焉。以

審官西院爲尙書右選武官之升朝者歸焉。初太祖始削外權命文臣往莅藩郡然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唯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其重其事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先是選格未備乾德二年命陶穀考正選法之違複者而補其缺漏定其經式自是銓法漸有倫矣帝又慮銓曹惟用資歷而才傑或沈滯詔吏部取赴選人歷任課績多而無缺失者進中書引驗拔擢之令選人應格者到卽赴集不必限四時又令諸道節度觀察使于部內官選才識優茂德行敦篤者各二人防禦團練使各舉一人造詣闕庭觀其器業而進用焉凡被舉擢官于詔命署舉主姓名他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太宗時選注者往往得引對親擢又時或臨軒注選謂宰相曰朕欲擇一河北轉運使日閱班部多不詳操履朕何自息知今後臣僚授任竝詳其履歷狀乃引對庶得考觀其行能時帝尤嚴收守之任詔諸道使者察部內履行著聞政術尤異文學茂異者州長史擇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名以聞驛召引對授之知縣聽政之暇每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擇其有德行者悉令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咸平間祕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馮拯等請令臺省六品以上諸司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授之遂著爲令至眞宗時選人須三任六考有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至四十年不遷者仁宗卽位曰此豈人情之所樂耶其亟代之于是銓注引見率常至昨食時中書可否多用例入學士劉沆進言曰近臣保薦辟請動逾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遂使授官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蒙先

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二也。其敍錢穀管庫之勞，捕盜招安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敍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三事，毋用例。事行衆頗不悅。而諫官孫洙亦言資格之弊，傷治爲甚。因是舉官擢人，悉詔近臣舉廉幹吏選任。毋拘資格。至文行之士，錢穀之才，刑名之學，各因時所求而薦焉。天聖後，進者頗多物議。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風厲，毋薦舉爲阿私。慶歷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久，磨勘法用而銓舉大臣任子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范仲淹參大政，上言：「今者文資武職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勘敍遷，雖甚猥鄙，而卿監丞郎固可坐而至也。此豈黜幽陟明意哉？而亦諸司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自餘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有高才異能，奇略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其武臣磨勘年，委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又曰：「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官。春秋譏世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乃聽，則猶有限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經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蓋濫極矣。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又曰：「今刺史縣令，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廢不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懦弱者多縱吏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則國本殘矣。時論是之。」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言：「皇祐中始限監司。」

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舉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混于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舉京官者。視原數率三分減一。神宗卽位。欲更制度。始刊削舊例。務從簡便。因磨南曹而歸併之銓。悉罷內外長吏舉官法。明年。令吏部定選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人任功狀。循格以俟。擬注。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通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外病之。于是遂復內外舉官法。及司馬光爲相。奏設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以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術。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具保狀。任中書置簿記之。異時有事。須才。卽執籍按科隨試。官闕。則取常試有效者授職。若任官無狀。坐繆舉者。紹聖初。改定銓試格。崇寧以後。又復元豐制。迄重和之際。賄賂公行。隨其厚薄。爲注闕之高下。而取償于莅官之後。有剛正無賄者。則定差之牘。脫漏言詞。隱落節目。待其參會。已半年所矣。是以闕多而不調者衆。銓法大壞。高宗紹興元年。起居郎胡寅言。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司庶官。不可缺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中二員。胥吏二十人。則所謂磨勘。其鼓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詔令三省議除其弊。嚴立賞禁。仍選能